

木青创作论



东方文化出版社·东方文化出版社·东方文化出版社·东方文化出版社

木青创作论

夏锦乾 编著
方克强

东方文化出版社

木青创作论

夏锦乾 方克强 著

责任编辑：史中里、来阳

装帧设计：尚 喆

东方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1/32 印张 7.8 字数：180,000

印数：3000 册 版次：1993 年 2 月 10 日第一版

ISBN963-7724-63-X

定价：5.20 元

木 青

眼睛与河流的对白代序

——对文学创作与文学价值的思考

眼睛是心灵，也是世界。倘来到这个世界就失去光明，那心灵就是眼睛，也是世界，并且是更美好的世界。

河流也是眼睛。一颗小小水珠，折射出一个小小天地，小水珠被阳光烤化了，小天地也便消失了。几个小水珠，几百几千几万几亿……小水珠呢？那是大湖、大河、大海！阳光还会烤化吗？世界还会消失吗？倘若包括大海在内也会烤化，蒸发了，那世界也就真的消失了。

文学也是眼睛，也是小水珠，也是小世界。

忽然有一天，眼睛与河流竟莫名其妙地对起话来，当然，它们既不会争吵，更不会发生战争，尽管“不安宁”已成普遍现象。

河流问眼睛：“你看得远还是我看得远？”

眼睛说：“你看得远。你有无数双眼睛，我则只有一双眼睛。我的极限却不是你的极限。不过……”

“干么不过！我最讨厌不过。”

“老兄别急，因为事物是多侧面的，所以不过也就永远存在。不过我这一双眼睛具有微观本领。比如房子里的事情，还有人与人与物与动物等等之间的关系，你大都看不见，我却能看见，并能分析猜想出人的心理，叫做由表及里的工夫。”

河流语塞，停了停说：“可我更能宏观看世界，比如潮涨潮落，天地间的大变化，还有战争、地震、洪水……我以为，有了宏观才有微观……”

眼睛笑说：“所以我一向主张咱们俩合起来看世界。”

他们是随便说的，属于“老百姓哲学”；作家却是通过第六感观认真悟到的，悟出了味道。智商高，工夫大，悟得深；智商低，工夫小，悟得浅。

这里存留几句关于眼睛与小河的诗，也算是一种对白吧！

眼睛：

大海是光源
海滩是隐衬
那礁石上的一双眼睛
把世界凝视

唔，何必如此严峻
周围原本就不平静
美的元素
蕴含于平凡与纯真

小河：

我是一条无名小河
一把传情的独弦琴
淙淙声，是我的呼吸

可人们听到的
却是甜甜地笑，细细地语……

我也能化作强大的电能
化作产生核能的铀
还有，足以稳住一座城堡的
巨型锚钩

眼睛沉默了，河流也沉默了，一切又恢复自然，一切又
任凭命运地摆布。

目 录

眼睛与河流的对白（代序）	木 青
--------------------	-----

一、作家评论辑

1. 木青评传	1
2. 木青创作三题	38
3. “三快”加“一快”的作家	46
4. “我就是我”	49

二、小说评论辑

1. 文学假如没有象征	51
2. 读《木青短篇小说选》	62
3. 评木青长篇小说《匪患世界》	66
4. 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的《匪患世界》	80
5. 浓郁、真实、壮阔	86
附 木青致黄益庸的信	91
6. 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可喜收获	96
7. 根本的转变和转变的根本	100
8. 作家的感慨	104
9. 木青和他的《恋情》	107
10. 道德美的颂歌	113
11. 在童年世界的背后	116
12. 缘洲上的暗影及其它	120

13. 灵魂大曝光·····	128
----------------	-----

三、儿童文学评论辑

1. 美丽的海鸥翅膀·····	131
2. 刻在墓碑上的浮雕·····	134
3. 一朵奇香淡远的花·····	141
4. 一轴动乱年代的小英雄画卷·····	145
5. 序《少年铁血队员》·····	148
6. 尘垢拭去玉生辉·····	151

四、诗歌评论辑

1. 一朵馨香的山花·····	154
2. 声情并茂的诗篇·····	158
3. 出以爱心的追求·····	163
4. 打开歌词创作的门窗·····	168

五、散文评论辑

1. 一棵常青树·····	169
2. 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家·····	172
3. 一千封求救信说明了什么·····	174
4. 寻找更自在的天地·····	177
5. 木青和他的“白帆”·····	183

六、木青谈创作

1. 我的现实生活与现实主义	187
2. 乡情：文学创作的根	192
3. 文学、童年与生活	197
4. 《钟情》书简	200
附录 木青作品系年	206
木青传略	245
后记	编者

夏锦乾

木青评传

人以文传。木青的名字，大多是在读过他的长篇《不许收获的秋天》后，才为今天年轻的读者们所了解的。这部作品曾被誉为“第一部批判四人帮的力作”而载入文学史册。此后，木青的另一部长篇《幼林里的墓碑》又被全国十多家电台争相播送，一时形成不小的“轰动效应”。接着，呕心沥血四载完成的《匪患世界》上下卷隆重推出，使木青的创作跃上一个新的巅峰。而另一批优秀佳作《市长候选人的恋情》、《钟情》等等基本上是在这一峰巅上的新的尝试与探索。早在五十年代，木青就涉足文坛，创作过大量的诗歌与词曲。一曲《哈瓦那的孩子》曾唱遍全国大街小巷，它连同《延安的灯火》、《小溪流水响叮咚》、《山野的歌》均获当时的全国大奖。从那时至今，他已发表了七百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三十多本集子。木青的名字已载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名人辞典》、《世界名人小辞典》等十多部辞书中。现在木青是国家一级作家沈阳市文联副主席，沈阳作协主席、辽宁省人大代表、民盟沈阳市委常委……，他身兼 27 个职务，但在

这众多的“头衔”中，他最钟情的依然是“作家”，这个最朴实也最贵重的称谓。



1937年，木青出生在东北的齐齐哈尔市。不久他又随全家迁居到讷河县。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时代，这两个地方都处在祖国最北沿的地方。大兴安岭在这里延伸着它的林海雪原，滔滔的讷谿尔河在这里流出了一块肥沃的大草甸子。在木青的童年记忆中，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那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那哗哗搅水的大鲤鱼，那河边脸盆大小的塔头墩子，那活似停在半空叽哩叽哩叫的窝灵鸟儿……”都成了大自然独特的语言，启蒙着幼小木青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然的热爱。当然，讷谿尔河与草甸子也并不永远是那样和蔼可亲，它们也会发怒，那又是另一副景象；白毛子风从西伯利亚长驱直入，如同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在草甸子里打滚，发出阴森可怕的嚎叫，它会把地上的一切都卷走，这时草甸子成了一块死地，令人恐怖。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在讷谿尔河的两岸，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芦苇荡不但为水生动物提供了生息之地，而且也成为历代的逃犯躲避官府追缉的天然屏障。常常有官兵围着芦苇荡开枪吆喝。秋天，听割苇子的人告诫，凡是在芦苇荡深处见到孤伶伶的芦棚，那十有八九便是逃犯的栖身之地，千万不要走近。于是茫茫的芦苇荡对木青也就变得更加神秘了。可以说，木青认识世界的最初的读本便是他所生长的北大荒这块土地，它富饶、雄奇，却又最朴实无华。

如果说天文、土文对幼小的木青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

人文环境就更加金石般地浸润着木青的心灵。木青的祖籍在山东莱阳，到祖父一代，才离乡背井流落到关东。在木青的记忆中，祖父是第一个带传奇色彩的人物。这是一位身高马大的汉子，能扛起一搂多粗的大树。他吃得起苦，也敢于冒险，但同时也有几分细心，有很强的忍耐心与适应力。当他携儿带女闯关东的时候，曾做过许多美丽的梦。一路上他替人家种地、伐木，后来又学做裁缝，开过估衣店。但他奔忙一世，最终也没有混出个安定的结局。木青一生下来，祖父已经去世，但每当看到木青好激动，言辞激烈的时候，我就疑心，这是他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秉性。比较起来，父亲对木青的影响更大一些。父亲是一位能干的会计，一生只上过三年小学，却精于管账，打得一手好算盘。他为人厚道，有正义感，曾在齐齐哈尔市公署做小职员，却因不肯阿谀几位日本职员，遭到排挤，后又在账目上与他们闹翻，父亲一怒之下，用算盘砸了日本人的脑袋，这一骇人之举，在当时的环境中，很可以因此而丢了性命。幸好父亲平时人缘极好，许多中国同事都从中斡旋，方才被从轻发落：调往更偏远的讷河县公署。这次打击，促成了父亲走向反抗现实的道路。不久他秘密参加了八路军后勤部的工作，后来成了一名党的干部。父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永远在奔波忙碌，他不苟言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从父亲那里，木青学到了那份对事业的责任感，那种追求理想与抱负的毅力与意志。木青的父亲后来在大跃进年代郁郁而死，死前为说过几句“错话”而挨过批，他那种至死不改的耿直，好说直话的秉性，后来都遗传给了他的儿子。

木青的母亲是一位善良忠厚的满族妇女。她非常能干，一手抚养了六个孩子，木青排行第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母

亲担惊受怕地保护着孩子们，含辛茹苦地养育着他们。母亲虽没上过学，却会讲各种有趣的故事。从木青懂事起，母亲成了他第一位启蒙老师，从那些“张三儿（狼）装人”的故事中，木青接受了最早的善恶爱憎和抗强锄恶的教育。另外，母亲对生活的乐观信念，心底无私，善于同情人，理解人和帮助人的品格都给木青以极深的影响，以至于日后当他独自走上生活道路，遭遇种种困难时，常常想到他的母亲，从母亲那儿去吸取克服困难的勇气。

木青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现代史上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苦难时期。而东北三省又首当其冲地蒙受了这份苦难。从木青记事起，伪满洲国的国旗充斥在大街小巷，“亡国奴”的耻辱印入幼小的心灵。木青亲眼看到二位邻居得了重病，把妻子喂给他的大米粥呕吐在地上而被说成是“经济犯”而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发出令人心悸的惨叫。在木青上小学后，他自己也经常受到日本教师的最严厉的体罚。每当上课前，他总要把手在砖石上磨，磨得发红，发麻，据说这样就会减轻打手心的痛感了。木青就读的这所“清洁小学”用的全部是日本人作教师。每天早上都必须用日语问安，否则无情的拳脚就不期而至。这种强行的文化侵略在幼小心灵上投下了深刻的阴影。不久有一件事使木青受到了重大的教育。这就是他的舅舅的死。舅舅是随木青一家从齐齐哈尔市迁来讷河的，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他糊里糊涂地给日本人的放送局（即广播电台）当放送员（播音员），这件事遭到同胞们的严厉谴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舅舅幡然醒悟，追悔莫及，觉得自己干了对不起民族，祖国的事。为了惩罚自己，他竟咬碎了自己的舌头，结果血流不止而死。舅舅虽然做了错事，但他死得也颇为悲壮。在舅舅的死面前，木青突

然懂得了“中国人”的分量，这三个普普通通的字，却如何地在周围这些破衣烂衫的同胞心里占据着重大的位置。它像一盏明灯亮在他们的心里，即使把自己的肉体消灭了，也不愿让这盏灯熄灭。这无疑是一个“亡国奴”最宝贵的觉醒。在中国现代史上，应该说许多进步的知识者都从不同的事件中，走过了这一觉醒的过程。对此陈独秀的一段自述或许最为具体，他写道，“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对幼小的木青来说，当然不可能有如此理性的认识，但他从舅舅的死中，确乎意识到“中国人”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谁亵渎了它，谁便要遭到惩罚。“我是中国人吗？”他问父亲。父亲严肃地告诉他：“你当然是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此木青心中装了一个自豪的名字。

最直接反映这种“中国人”意识的，便是孩子们的游戏，常常是木青与一群穷孩子们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与捉弄那些日本孩子，让他们乖乖地“上当”或顺服地出尽洋相。有一次，叫日本孩子们到县公署大院去扛木头。原来警卫森严的县公署大院，只有日本人可以自由进出，而中国孩子是不能进去的。于是就让日本孩子们进去把大院里的木材扛出来，分给中国孩子们。结果他们乖乖地完成了任务。这小小的事件却足以使孩子们自豪。他们觉得这是打击了日本鬼子的气焰，为大人们出了气。尽管这些呆头呆脑的侵略者的后代们并不这样想。

木青的整个童年时代，是与北大荒这块土地，与这些破

衣烂衫，蓬头垢面的穷孩子们联在一起的。遭受着环境的逼迫，这些孩子是过早地成熟了，长大了，他们懂义气，讲友情，讲气节，木青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战乱的年代，这些孩子的命运都很悲惨，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活到成年。后来，当木青成为作家之后，他把他们一个个地复活在他的小说之中。

1945年，屈辱的生活终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一天，当天空掠过超低空飞行的战机，四面八方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苏联红军的坦克沿着讷漠尔河边的铁路线隆隆开来。日军投降了！东北光复了！木青亲眼看到整个讷河城欢腾起来。人们呼喊着重向讷河边沿，庆祝抗战的胜利。木青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异常兴奋地站在讷河北城壕边，观看从铁路线那边开过来的苏联红军坦克，如一顺水儿快速爬行的盖盖虫”，他与小伙伴们一起爬到坦克上去，坦克里钻出一个大鼻子俄国兵，友好地拿出饼干给他们吃……。紧接着，讷河城骚动起来了，受尽日本鬼子欺压的父老乡亲们潮水般地涌进县公署，冲进日本人的家里，堂堂皇皇地搬回被他们抢夺的东西。激愤而高涨的情绪使木青深受感动。他也参加到这支复仇的队伍中去。他看到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人，一夜间仿佛矮了半截，蔫巴巴地没了半点威风。整个世界因为抗战的胜利仿佛翻了个身，一切都倒了过来，木青第一次尝到了翻身的喜悦。

抗战胜利后不久，讷河地区就成了东北最早的解放区。讷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斗争。北城壕一带建起了农会，不久又成立了儿童团。不满十岁的木青被孩子们选为儿童团长。成了孩子们的核心。儿童团配合农会的工作在城边站岗放哨。在木青的策划下，他

们干出许多惊人之举。他们布了明哨又设暗岗，想出各种花样来查探路人的虚实，于是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都被孩子们扭送到农会。好在他们送完了事，以后怎样处置，全由大人们操心了。应该说，当时的东北，处在异常尖锐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一方面国民党在战后拼命争抢接收大权，苏军在撤离前又留下种种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战乱，使得各种土匪集团层出不穷，各派势力犬牙交错，狼狈为奸。整个东北在刚刚赶走侵略军豺狼之后，又陷入一个“匪患世界”，无处不是土匪的骚扰与破坏，真是“挨家抓，会伤着好人，隔家抓会漏掉坏人”。儿童团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农会与人民武装力量打击土匪的斗争。木青自己也在激烈的斗争中见了世面，得到了锻炼。他深深地被紧张动荡的生活吸引了，他从小便渴望强烈，嫌弃平淡；渴望丰富，嫌弃贫脊；渴望象纳谟尔河一样阔大深邃，嫌厌狭小与肤浅，现在这战乱生活为他提供了发展内在天性的极好条件。他的性格与抱负，他一生的追求，都在这人生的第一个十年里奠下了基础。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这样动情地写道：“那动荡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有些甜甜味道，它的丰富多彩，转化成我后来文学创作的无与伦比的财富。我把它看成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它便没有我的今天。”

二

1946年底，正当木青与他的儿童团战绩辉煌的时候，早已跟定共产党的父亲却接到上级通知，要调他去齐齐哈尔市“八路军服装厂”担任领导工作。全家都要迁往齐市，木青不得不离开纳谟尔这块熟悉的土地。

木青对齐市的印象已经淡漠，其实那次父亲被日本人从齐市发配到讷河也仅仅是几年前的事。应该说父亲这次重返齐市是胜利者的凯旋。但是等待胜利者的，不是鲜花与礼炮，而是一片瓦砾废墟。战争留下了满目疮痍。

初到之时，木青与全家人只能与难民们挤在一起，一趟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前后左右住了十几户人家。但这从另一方面却使木青有了一个广泛接触社会三教九流的机会。这些难民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却都饱受了战争的苦难。乱离人不及太平犬，他们只能用自己求生的勇气与智慧在战争底下挣扎，没有谁去关心他们，同情他们，在这些人身上有着一一种顽强的原始的力量，在求生中他们反倒学会了各种生存的本领，见多识广，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同时为了生存，他们常常不得不铤而走险，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与气概。这一切对木青是一种强烈的吸引，他不但愿意与他们在一起，而且从心底里钦佩他们，同情他们。他经常听他们讲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讲他们各自的坎坷经历，也听他们用粗野的语言骂人，木青觉得这些都很有趣。整整的一个冬天，木青还跟他们中的一些人到郊外的芦苇荡割芦苇。木青把芦苇拿回来与母亲、姐姐一起编成席子，拿到市上去换钱，补贴家用。

1947年的春天，木青得到了继续上学的机会。齐齐哈尔市第四完小接纳了他。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而且出于对领导干部子女的照顾，木青在学校中还能享受到人民助学金的待遇。尽管助学金十分微薄，但对木青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毕竟在同学中能享受到这份殊遇的是凤毛麟角，它不仅是几元钱的经济意义，而且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大变革的年代，富有政治的意义。几十年来，木青都为这份助学金自豪，